麻雀

◆新疆 郝洪山

“现在连麻雀都该减肥了。”看着窗外房顶上几只懒洋洋、叽叽喳喳的麻雀，我心里不由暗自发笑。可能是因为衣食无忧的原因，以前整日里只知道拼命觅食的麻雀，现在也知道和学会了唠嗑、聚会、晒太阳了。

说实话，以前我从来没有对麻雀如此感兴趣，然而在看了周涛先生的那篇《隔窗看雀》的优美短文后，我忽然发现，几十年来自以为司空见惯甚至令人讨嫌的麻雀，原来竟是这般机敏伶俐、生动有趣。而且仅从周涛先生《隔窗看雀》的这个题目上，就足以让我有了一种灵动的意境和美妙的遐想。

于是，从此以后，每当我坐在窗前的时候，不由得开始喜欢隔窗张望，总希望也能在探望窗外麻雀的过程中，看到和感觉到周涛先生笔下那些“点缀在人类生活过程当中的活标点”——那些枯枝上的“逗号”、墙头上的“句号”、一群落在电线上的“省略号”，以及成双配对落在上下树枝上的“分号”。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雀虽在，人已非。周涛先生看到的那些伶俐可爱的小精灵，在我眼里却都是些应该减肥的麻雀。

看来，任何时候人都是要由自己的境界来决定自己的眼界的。

按说，我和麻雀打交道比和书本打交道还要早，因为我从小就知道麻雀是人类的公敌，是“四害”之一。所以，从小我就开始跟随着大哥哥们投身到了围剿麻雀的“人民战争”中，而且也是在打麻雀的“战斗”过程中学会了打弹弓、打汽枪以及包抄、迂回、突袭等基本军事技术。不过实事求是地讲，因为年龄小的缘故，我那时并不是“一线作战部队”成员，只是一个驱赶麻雀、捡石头、帮人提东西的“后勤人员”。

后来，不甘于现状的我和一些年龄相仿的小伙伴另外拉起了一支“作战队伍”，自告奋勇地投入到打麻雀的战斗中。虽然我们没有汽枪、弹弓之类的“先进武器”，但我们有自己的办法。

第一招是“守筐待雀法”。我们找一个空旷处，一根长绳系着木棍支起一个箩筐或洗脸盆，再往下面放一些小米之类的食物做诱饵，然后我们拉着绳子的另一端悄悄埋伏在暗处，一旦麻雀进到箩筐下，我们立即拉绳扣筐将其生擒。

第二招是“直捣黄龙法”。在屋檐下、树枝上找到麻雀巢穴后，踩着桌椅或搭人梯上去，一举将其端掉。

不过，第一招难度很大，收效甚微。倒是简单、实用的第二招让我们频频告捷。然而，一次大获全胜后发生的事情，一下子让我热情大减，以致金盆洗手，永远退出了围剿麻雀的“战斗”。

当年，只要我们抓住麻雀，一般都会“就地正法”。但是那次，我从鸟窝里掏出麻雀后，发现是一只小麻雀。小麻雀或许还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它拼命张着小嘴伸着脖子四处张望，以为要进食了。看着这只可爱的小麻雀，我忽然对这个弱小的生命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怜惜和不忍。于是，我决定把这只小家伙带回家喂养。回到家后，我对这只小麻雀喂食喂水、精心照料，但它最终还是死掉了，这让我在好长一段时间里都感到十分伤心。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捉过一只麻雀。

虽然直到今天，学术界对麻雀究竟是不是益鸟还有不少争论，不过，“鸟是人类的朋友”已成为我们人类的共识。

凡事都不是绝对的，当一个人或一件事被说成是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时，就已经失去了它的可信和真实。可信和真实可能也是任何一种生命安身立命的基础和根本。正如我们对麻雀的认识过程一样，无论是它的过去还是现在，无论说它有害还是有益，麻雀依然还是麻雀。

你走了

——献给“5·12”汶川大地震遇难者

◆新区 陈 伟

你走了
脚步那么匆忙
那么急促
凝泪的双眸
满是无奈与眷恋

瞬间
山崩地裂
天塌地陷
五彩缤纷的梦
被残垣断壁
割裂得支离破碎
撕心裂肺的痛楚是那么直白
那么残酷

说好了
我们一起去看海
你却走了
那样匆忙
都来不及和年迈的父母道一声再见
来不及亲吻襁褓中孩子流泪的双眼
来不及拭去妻子满脸的泪花

紧握钢笔的那只小手
是否仍在解那道难解的数学题
谆谆教诲
是否还在和心爱的学生一起描绘人生的画卷

思念你的泪水早已干枯
风中仍在想念你那鲜活的笑脸
听到了吗
亲人在呼喊你的名字
看到了吗
我们在寻觅你的踪迹
一点一点
不愿漏掉一块瓦砾

你走了
脚步那么匆忙
那么急促
你可看到国旗为你降下
亿万人为你哀泣
这一刻
举国哀悼
泪流满面
愿你在通向天堂的路上
一路走好
亿万双湿润的眼睛
正深情注视着你
离去的背影

“大鼎”门窗
安阳“大鼎”门窗公司免漆快装套门398元安装到户!
诚征乡、镇级经销商
地址:安阳市文明大道铁二路
电话:0372-3931128

来信(油画)
陈安 画

陈安，1986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199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研修班。其油画风格以写实见长，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展并屡获大奖，其中《渔村》获全国第六届美展二等奖。现任中国民族书画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雪山油画工作室职业画家。

淇水赋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朱彦民

汩汩兮，一线弱水，悠悠哉，千古淇河。出林滤之阳，源太行之侧，东指黎阳，南抵朝歌；汇淇门，入卫河，清爽甘冽，明亮澄澈。波底鹅卵密布，藻间鳖蟹时伙，河平如鉴。倒天光，现云影，水长似带，系沃野贯深壑。夏秋之时，多而深也，浩浩巨流，奔腾而出，气势如虹；春冬之际，少而浅也，涓涓细流，蜿蜒而来，恬静如歌。波及处皆蕴秀气，流历时多染丽色。诚豫北之极美形胜，实华中之最佳场所。

曩时者，淇滨水土湿润，气候温和。故诗云：瞻彼淇奥，绿竹如箦。似今之亚热带，为古时小江左。春雨时霈，夏阳如火。竹苞松茂，木秀草多。川谷列山珍，原野缀花果。古人类沿河居处，老祖先因水过活。今考古发现者，计有旧石器遗址晾马台，新石器古迹数花窝，刘庄仰韶文化遗址，河岸龙山时代邱坡，大赍店殷商古迹数见，小辛村周卫墓地多座。陶片俯拾皆是，铜器偶掘即裸。横水古通衢，临河俗都亳。钜桥鹿台，曾藏征夷钱粮，而今空留名迹；酒池肉林，先起亡国兆信，早已不在水侧。武王得捷饮战马，懿公失民放闲鹤。斩竹制箭，河内淇园惠光武，遏流通漕，枋头宿胥助孟德。圣贤似汤武，暴虐如纣桀，莫不践此土。牧黎庶，临斯水，建家国，英雄豪杰安在哉？山川河流仍默默。阅遍人间废又兴，淘尽世上善与恶。昼夜不息，血食永祚。人文的祥源，历史之长河。

览之中外大水，古今名河，鲜有毋作溃患，莫不屡成圮祸。淇之为水也，可谓奇特，少见灾异，多所利乐。若夫旱时，千川断流，万谷干涸，而此水不绝如缕，石出水落，可饮人畜，可溉田禾。岂河伯独钟此流乎？盖以之有活水源头，且少分剥。至于涝季，九州水界，一派泽国。然此河循轨遵道，平流安过，无毁村寨，无害农作，其水神欲报彼祀哉？实因其具广川深渠，并无碍塞。询之水边父老，或曰：河道途中多泉眼，有暗河。上流水虽少，下游水或多。故泛滥之时，水潜石底，干旱之际，泉涌河坡。是以百年无洪灾，四季有清波。尤其神妙者，洪水竟具药效，勘起沉疴，浸洗能治皮干面癣，煎熬可疗胸闷气塞，祛脓肿复体肤原貌，消炎症促伤口愈合。水边窈窕淑女，肌肤粉白；岸上康健寿老，精神矍铄，皆由久润，多因常喝。

民国四年，阳春之朔；动河渠之议，兴水利之说。官府督导，民众倡和，捐资赢粮，荷锸负簏，集石筑坝，以截碧水，筑堤开渠，用分绿波。故成渠焉，名之天赍；因得利也，赖其恩泽。水越长坝而垂短瀑，如浣女之凉素缟；流击巨岩而翻碎玉，似神笔之画雪荷。皓似黑妹之葫齿，洁比仙娥之葱脖。清透白亮，软款柔薄。一水恰成人形，河道为撇掠，渠沟作捺折。二县均占惠益，下游能避洪，上限可溉禾。如川府之都江，似秦地之郑过。渠水淙淙，流金漂玉；藻团舒舒，浮光耀色。堤柳依依，莺飞蝶舞，岸草茵茵，兔起鹰落。万古琴鸣，千顷原沃。历百年利用未替，养一方功德不磨。

水之上有桥也，且大小多座。欲问淇梁几时有，古时桥形究如何，今难得其详，吾不知其可。其三代即有之？太史殷记载钜桥，名迹至今未更讹。拟两周尚无耶？诗风氓蚩记涉淇，有桥何必蹚水过！后世之临淇卫贤皆建桥，尤以天赍渠畔多。中有日人所建制，只剩桥墩三五厝。废迹庞固，记中华民族之屈辱；形制粗笨，类大和人种之体格。西则京广铁路桥，飞架通南北，落虹渡宾客。一国主动脉，亿人大经络。东则安郑公路桥，物资供应，交易运货，互通有无，方便生活。更于其东，新桥建设。高速公路因沿，豪华国道赖托。墩多庞大，面皆宽阔，适应现代社会之快节奏，缓解运输交通之繁结疙。于是焉，车流如织，往来穿梭。淇上村庄，尤得近水楼台之便；水畔人家，独享因水交通之乐。日于桥梁间劳作，营几许衣食供养；夜聆车辆之轰鸣，望数盏华灯流火。国家经济之发展，于兹可见明证；人民生活之提高，凭此即窥斑豹。三里之内，具展中国桥梁之千载大观；一水之上，写就民族兴衰百年史册。淇河奇哉，桥亦独特。

美髯公，幸也者。早岁交友水滨，曾偶见其美；近年结亲涯畔，得常游之乐。寒假归省，辄登岸临眺；暑期闲居，每下水洗濯。心为之牵系，情为之摇曳；气为之清爽，神为之洒脱。或于堤林行吟，或于滩草偃卧；或于坝头漫语，或于柳阴高坐；或于石隙抓蟹，或于水窦捉蛤；或于河坡拣奇石，或于沙砾拾彩壳。间尝自家所采，时购渔人之获。淇中水产，蟹成网里常物，鲫为食中殊奢。鲫之于淇，尤可道说，体为片腹游移，顺流可驰，逆流可溯；背生双鳍摆动，入水则分，出水则合。形状既奇，实生物种类罕见；数量亦少，无鳞界别属众多。其淇鲫美味，堪称鲜馔，比黄鲤名肴，可共宴桌。每一来此，顿忘人生烦恼，乐不思返；久未临之，必生城市嚣厌，怀之若渴。曾存想既妄，常怀望之奢。他年卜居静地，异日筑茅乐所，与此形胜盘桓，同兹佳迹蹉跎。诵诗披史，儒道布衣；耘霜钓雪，仙家笠蓑。啸傲山水，以淇作友；俯仰天地，与世为客。

而今吾又来也，复见此河。景仍旧景，我非故我，触物乃尔，感慨良多。人固欣嘉节，我却苦顿挫。虽有良朋乍会，匆匆别未及畅论；岂无妻子常伴，嗷嗷乱不堪唱和。意茫然而心孤寂，气飘忽而神艰涩。叹世道之多舛，悲人情之隔膜。临此水也，竟有风流自赏之嘲，怀才不遇之惑。太公钓渭，虽耋龄而终得识用；髯翁亲淇，恰当年其长此困厄。悲夫哉，痛也者。

然吾之所悲所叹者，不维一我，也为此河。淇水古注黄人海，得正归宿，庶几不负清波。而后黄道南改，淇不得已而注卫河。而今之卫水，污水横排，臭泥淤塞，鱼虾潜影，鸟虫断绝。余尝寻访淇入卫处，漫步汇水河坡。见世间奇景，看一水二色，卫河缓流在右，淇水急冲于左，两边分黑白，中流多旋涡。如此者三四里许，二水始同流合污，一河成浑灰寡褐。人皆晓泾渭分明，孰又知淇卫清浊。淇之入卫也，吾尝喻之曰：犹之美艳鲜花插牛粪，靓丽韵女嫁憨人，又曰八斗高才事庸主，千年良木置灶台。惜之不得其遇，未归其所。人与河俱有同遇，能不为之浩叹，岂不为之悲歌？眉为之皱，腕因之扼。然曾几何时，卫水亦是一清流，鱼跃虾泳，秀水纹波；繁坞柳岸，竞帆争舸。如今安在哉？河道污，航运废；草木尽，鳞类绝。景渐恶丑，味极龌龊。今日之卫水，其乃明天之淇河？

每念及此，心生杞忧，脊背惊汗；意被楚叹，肝肠俱热。惟乞请政治决策人，寄言经济开发者：搞建设兼顾自然环境，岂止山川庆幸；求发展若毁造化水文，必遭子孙诟唾。且复歃此水神，祭彼河伯：灵护胜迹，务必存美；福佑嘉水，切勿变色。则吾与淇，千秋感恩，万祀戴德。